



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二十六

諫諍部 五百二十六

規諫三

後漢陳龜桓帝時為京兆尹會羌胡寇邊殺長史驅畧百姓帝以龜世諂邊俗拜為度遠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反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賞答萬分也臣至駑頑器無鈇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水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挾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朝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塔埵埵音覺謂土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儲儲音覺

候望慈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  
郡殘沒長吏侮畧良細戍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  
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舍  
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  
老年慮不終年少壯懼不可危陛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  
為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憐育之恩哉唐克親捨其子以禪虞  
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於策其民五倍文  
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惠民近孝文皇帝感  
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  
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日牧守不良或出中官  
懼違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

而今倉庫殫于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  
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子令長貶黜  
將半致未踰時功效卓然寔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  
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較尉簡練文武授之以  
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吏始則善吏知奉  
公之祐惡者寬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侯望之患  
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  
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

趙典桓帝時任為大鴻臚時恩德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  
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

度

左傳曰國無功不用善則自取譎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則曰擇人二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

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且高祖之誓非功臣  
丁氏亦然是不用善傳人則亂象干度

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

桓鸞為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園苑息賦役

書奏御忤內監故不省

蔡邕為議郎直諫靈帝好學自造黃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

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后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

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

並侍鴻都門下憲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侍以不次之位

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復十日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

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後

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制羣臣各陳政要當施行邕上封

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

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終辟者普歷切霹殆刑

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

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

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滌采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也采衣謂祭官也漢官儀曰漢

家赤行齊者絳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之敬屢委有司雖

有解除猶為跡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

厥風聲發屋柝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

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電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

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

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

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

表左也猶今云如左表右如右一事明堂月今天子以四立及季夏

之節迎五帝於郊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政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以其日天子

親迎氣于其方并祭其方之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

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

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更卒小汙屢生忌故謂病

及死也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于他祀輒與異議豈南郊卑

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致敬莫重于祀所以竭心

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元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制

禮者尚未咸秩其儀修羣祀以祈豐年大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柴岱宗為人祈福前後制書推

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

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

也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也所謂官中有卒三月

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儀禮曰有死于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

祭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

災妖之異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

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

重賢良方正敦樸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于朝陛下親政以

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

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三事夫求賢之道

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

賞嘗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詞郎中張文前獨盡

賞嘗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詞郎中張文前獨盡

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漢名臣表張文

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人蠶食百姓若

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蠶人者象暴政若獸而蠶人京房易傳

曰小人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殺人亦象暴政妄有喜怒

政以賄成刑以放寵推類叙意探旨求原皆象羣下貪狼威教

妄施或若蝗虫宜勅正衆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魯僖公小國

諸侯勅政修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宜况萬乘

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樸以輔善政陛下體克舜之聖秉獨見

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可致

太平招休徵矣詔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至災必有緣

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妖偽將何以昭憲顯法哉三司任政

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臣愚以

教字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四事大司隸較

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黑白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

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

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紀

綱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

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職採長吏臧否人是時奉公

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悖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

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

上疏其畧曰春

漢名臣表張文

曰小人義而反尊榮則虎食人辟殺人亦象暴政若獸而蠶人京房易傳

政以賄成刑以放寵推類叙意探旨求原皆象羣下貪狼威教

妄施或若蝗虫宜勅正衆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魯僖公小國

諸侯勅政修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宜况萬乘

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樸以輔善政陛下體克舜之聖秉獨見

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臾神慮則可致

太平招休徵矣詔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至災必有緣

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妖偽將何以昭憲顯法哉三司任政

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臣愚以

教字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四事大司隸較

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黑白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

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

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紀

綱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

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職採長吏臧否人是時奉公

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悖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

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

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

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

福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尚書大傳曰古諸侯之于天子者年一貢士一適謂之依

好德再適謂之三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

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經國

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看篇章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教于聖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經通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皆當以利害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而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

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偽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有以為太子舍人臣聞孝天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唯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私幸之恩又無祿仕之寔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嘗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以蒙寵榮爭訟怨憾注、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盧植為尚書靈帝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朏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曰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己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曖晦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之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按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畧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脩禮六曰遵堯七曰禦下八曰敬利用良者宜舉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中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于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后以王甫程阿所橫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也許於

天上帝震怒罪在難赦也

脩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嘗

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攘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禦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畧納徵帝不省

孔融為少府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行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祀天地擬議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于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陞級懸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



每有一豎臣輒去圖之若行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慶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投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表銜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跋狎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按表跋扈擅誅列侯過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群逆主萃淵藪部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勢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魏劉廙魏國初建為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廙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于千載者必以遠察近智周于獨斷者不恥于下問亦欲博采必盡于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規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肯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齊兵定即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強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疆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百之勝而孫權負險于吳劉備不賓于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于今而智武于昔也私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為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于外而不恤民于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分土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得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

選天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于廣廈潛思于治  
國廣柔事從節約修之勤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  
虞曰非但君知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  
其人也

賈誦為大中大夫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有奪宗之思太  
祖嘗屏除左右問誦默然不對太祖曰與知言而不答何也  
誦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誦曰思袁本初劉  
景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立

王朗文帝時為御史大夫上疏勸育民省刑曰起兵以來三十  
餘年四海蓋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盜賊扶育孤弱遂使華  
夏復有綱嘗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雞狗鳴吠達于

四海蒸庶欣、喜遇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  
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  
復過于曩時而富于平日矣易稱勅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溫舒疾治獄  
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  
飢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饑之殍嫁娶以時男女  
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  
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  
無頓伏之患膏藥以療其疾寬柔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  
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卷二十年  
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辛毗為侍中文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  
道隆後服道汙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陛下祚有海內夫不  
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  
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地廣  
民稀夫廟筭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惧况有廟有闕而欲用之臣  
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于故而  
復循之此未易見也今日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  
寄政則克國之屯田明仲尼之遠懷十年之中強壯未老童齒  
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  
意更當以虜遺子孫耶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  
也苟時未可庸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

高柔為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  
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  
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  
于上賢相良輔肱股于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無所具  
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  
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于  
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  
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得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  
天聽弘益大化文帝加納焉至明帝即位為博士是時禁殺鹿  
者身死射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上疏曰聖王之御世  
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蓄財

積谷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以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群鹿犯暴殘食生苗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畧不收元、之命寔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唯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又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蚤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窮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計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有大虎一頭三日食一

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也也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二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鵲鷲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

和洽明帝時為光祿勳太和中散騎嘗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嘗也詔書虛譙引咎博詔異同洽以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故廢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于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

不由此也。洵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于資食，倉府行于穀帛，猶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省息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爲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寔，蓄士養衆，美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衆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而無庸，所謂玩武無震古人之戒也。高堂隆爲侍中，明帝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致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叙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

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脩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流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則域九之內，可揖讓而治矣。尚何憂哉？苟不正其本而求其末，譬猶棼絲非理政也。可命群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

蔣濟爲中護軍，明帝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敝。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幾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

况寔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  
推移于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  
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賜必  
有所易直道事上者或墮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刑而  
出意所押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蚤聞外以經意則察自  
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  
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將改  
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代文武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  
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  
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美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  
至于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

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伏也濟  
才兼文武服勤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  
之就遷為護軍加散騎嘗侍

鍾毓為散騎嘗侍時蜀將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征毓上疏  
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  
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  
威于關中之費所損非一旦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寔非至尊動  
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雒陽宮室車馬便幸許昌天下  
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于城南以檀為殿脩魚龍蔓延民罷勞  
役毓諫以為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  
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于農事遂施行

王肅為散騎嘗侍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况于深入險阻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阪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寔行軍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便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論之近事則文武征權臨江不濟豈非所為順天知時通于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于是遂罷

何晏為尚書正始八年七月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習正則其身正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

身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不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可行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踈遠便佞褻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以為至慮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明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誨論經義為萬世法

孔晏又為散騎嘗侍諫議大夫正始八年十二月奏曰禮天子之宮有斷鼉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使之可絕後

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是天子之福臣子之願也晏入咸  
因閔以進規諫  
程曉齊王嘉平中為黃門侍郎時較事故橫曉上疏曰周禮之  
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  
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  
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極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于街  
路邠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  
勞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  
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于宗上仰下顯明分例其致一  
也初無枝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  
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較事取其

一切耳然檢御者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  
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  
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方限隨意任情惟心所適法造于  
筆端不依科詔獄成于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  
疏以認詞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性弱外則  
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群姦以為心腹大臣恥與分勢含忍  
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謨公于目下肆其  
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既非周禮  
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較總統諸署  
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較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  
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



不足任較事小吏益<sub>不</sub>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效其區、亦復無益各更高選國士以為較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較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而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今較事有益于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又况姦回暴露而據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較書官

吳闕澤文帝時領中書權嘗問書傳篇何者為美澤欲諷諭以明治亂因對以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

全琮為吳大司馬右軍師為人恭順善于承顏納規言辭未嘗

切迂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絕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有疾病咸相汙染往者懼不能返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有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眾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群臣有不諫者臣以為不忠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二十六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二十七  
士爵諫諍部  
與官中規諫四

晉傅玄為散騎嘗侍武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上  
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  
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  
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遠  
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網維不攝而虛無放逸之論盈於朝野使  
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  
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宗殷周之典文臣詠歎  
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體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

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體之臣者此尤今  
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又玄為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  
玄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  
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沉  
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  
饑下祇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侔周文之夕惕臣  
伏勸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曠不熟徒喪功  
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  
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  
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  
不歡樂臣愚以為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者與官中

分則天下兵作歡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  
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  
實銜穀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為宜申漢氏舊法以警戒天下  
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未晉意於水事先帝統百  
揆分河堤為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  
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  
河堤謁車諠不知水勢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為五  
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  
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  
曰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  
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

曩時異天地橫過災害也其病正在于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  
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  
恢委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  
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  
散居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  
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以安  
也若後有動釁烈許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于討擊便能東入  
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  
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為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  
川因安定西州都尉慕音慕樂從民重其復除以克之以通北道  
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縣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

御邊之宜詔曰此誠為國之大本當今急務也

傳咸咸寧初襲父爵拜為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為冀州  
刺史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常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  
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  
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如毛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  
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  
不登便有菜色者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  
少也臣以頑疏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為慮無能云  
補伏用慙慙反女六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  
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  
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

有百數五等諸侯復生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  
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並收僅足相接暫  
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省吏靜事息役上下  
用心惟農是務也咸為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為  
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  
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  
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  
珠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  
肥人稠地狹而有儲畜由於節也今士曠人稀而患不足由於  
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  
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

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咸惠帝初即位遷  
御史中丞會有詔群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上書曰興化  
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  
攸施故明揚建于側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  
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頽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敝誠  
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  
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况乎官  
人而可以限者以選防不能出入不能出入當隨事而制無須  
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貴  
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  
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

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懼懼甚于限法  
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  
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  
野稱詠不善則眾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  
孫楚為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  
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  
之非祥無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夫龍或俯鱗  
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于蛙蝦者  
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廝役之賢没于行伍故龍是光景有  
所感悟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于傳巖望想于渭濱修學宮  
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憐風厲俗者又舉亮采秀異

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賤役夫戰勝  
功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霸之事韓白之功耳至于制禮作  
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華  
嶠太康未為侍中時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瘳嶠與侍臣  
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  
愚戇竊有微懷以為收功于所忽事乃無悔慮禍于垂成祚乃  
日新惟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靜  
和氣普養精神願身于清簡之宇留心于虛曠之域無厭世俗  
嘗戒以忽羣下為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  
消息無所為慮

李重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

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于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微刑失寔故朝野之論愈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而至于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措之使體例大通而所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士有嘗國有定主人無異望鄉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恩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因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并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縱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顛顛欣覩太平然承魏氏雕弊之疏人物播越仕無嘗朝人無定處郎吏蓄于軍府豪右聚于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宜明貢舉之法不濫于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均均則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賢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為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嘗從于其易故寄縶括于閭伍則邑至皆為有司若任非所由是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

劉頌為淮南相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鄉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數以聞嘗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忽以為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蓋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頓寢累年今謹封

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  
經聖鑒不忽棄于常案如有足採異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啓士  
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  
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  
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慈德何則彼因自然而  
就之異乎絕跡之後經更創之雖然封幼穉皇子於吳蜀臣之  
愚慮謂未及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  
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  
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撫鎮之使  
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為國文武象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  
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  
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受任文武並敘士卒百役各獲其所于  
事為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  
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于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穉須皇子長  
乃遣君之于事未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王此事宜也目所陳  
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倘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並列本  
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納逆耳  
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幸遇無諱之朝雖常抗疏陳辭記  
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  
不于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為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  
宜也然至于為政矯世象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  
肅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



以至於今可以言政自秦始來政功美勩未稱聖旨凡諸事業  
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  
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  
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損目  
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建諸侯樹藩屏深根固蒂  
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  
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  
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  
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世明不世及後嗣  
不必賢此天理之嘗也故善為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  
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

為邦近多運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色彼小  
違以擬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綏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  
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  
善言今言必有驗之千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于  
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烈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  
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  
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  
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強弱不敵制度舛  
錯不盡事中然跡其喪亡嘗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強盛  
昔呂氏亂作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亡國叛逆梁王捍之卒  
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示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

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奸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  
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園閉戚親幽  
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  
見于此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  
加寔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大祖平蜀陛下滅  
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力所及皆為臣妾四  
海大同始于今日宜承大勲之籍及陛下明盛之時開啓宇土  
使同姓必王建久安于萬載垂長世于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  
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  
以賢以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  
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聞君在位則重臣

盈朝明君臨政則任臣烈職夫任臣之于重臣俱執國統而立  
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貴以樹私  
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  
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頽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  
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餘緒得中賢之佐而樹  
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臣矣何則  
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  
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  
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久忠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勢危懷不  
自猜忠誠得者不惕于邪故也聖王之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  
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烈臣無怠慢同于竭節以殉其

上群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子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  
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  
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  
王之後至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  
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  
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  
力足以維帶京邑若色藏禍心惕于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  
籍不足獨以有為為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  
之士深共籌之建諸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  
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  
兼翼王室今諸侯裂土皆兼于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

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  
宜使率由舊章一如故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  
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為宜早創大制遲回衆望猶在十年之外  
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  
之為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  
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  
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疏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  
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  
世之表近郊地盡然後親疏相維不得漫如十世之內然猶樹  
親有所暉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疏倒施  
甚非所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

姓使親疏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  
十方里百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克制度今雖  
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  
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于古典  
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脩之不馮頓設也須專  
田器械既具群臣乃服綵章倉粟已寔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  
脩官司境內充寔乃作禮樂惟宗廟社稷則先達之至于境內  
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于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  
斷穀帛資寔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  
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為率今諸國本一  
郡之政耳若脩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寔力  
至于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  
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多而軍容少然亦終于必脩今  
事為宜周之建諸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  
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曹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  
而短長甚遠其故何邪意立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  
國重于君公侯之身輕于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  
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群后思懼裔嗣必繼是無  
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  
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于  
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  
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

舊跡國雖或失道陷于誅絕又無子應苟有始封支裔不問遠  
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湏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  
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  
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  
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况萬乘之  
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安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  
華嶽而四維之也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  
業于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  
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  
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  
浸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

也聖王大誥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  
夫知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  
廉恥厲守貧者必鄙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  
公者富貴之徒也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  
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途既乖而  
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常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  
日頹公理漸替人以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為政小在難期  
然教頹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故都靡營欲比肩群士渾然庸  
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盡善在仰尤多侈  
之中猶有甚秦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不在鮮  
之地約已結案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宮之上二業分流令各

有蒙然俗都放奢不可頓肅故臣思慮願先從事于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于外而不以是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于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刻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故<sup>始</sup>人君嘗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畧于考終故勤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嘗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于成敗之徵無逃其誅嘗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為國之大畧也

臣切隱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切以為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群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者可渴而廢功可成得遂任然後賢能嘗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小久即群司徧渴其人矣比較才秀寔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事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執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又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寔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

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為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嘗然古今異空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其仲成之理都委務于下至于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以來九列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于古制為重事所不湏有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馮專之尚書為其都統若丞相之為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徒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閱課功較簿而已此為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于今親掌者動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以罪下歲終事功不逮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是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于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惟是法吏惟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畧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仁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為政者網舉而網疏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百姓失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嘗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所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擇犯疆舉尤之奏當責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

富強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  
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  
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政體清議乃由此  
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  
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  
于害政則天皆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  
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  
警衆此為政誅赦之率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  
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于明時何則雖有所犯  
輕重甚殊于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  
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助直故清議益傷也凡  
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頽是以聖  
王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  
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于一人故古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  
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  
何害犯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鼠盜  
于隅隙古人有言鉄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為政此言大  
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  
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營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政守之術  
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  
事變異嘗則時不可達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  
合事機大馮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



既事勢所湏且意有曲為權倣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邊  
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思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  
悉蕩并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于  
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分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  
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  
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  
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黔首感恩懷德嘔吟樂  
生必倍于今也自董卓作乱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  
極矣六合渾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文異宜所  
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  
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寔在可寔為縱復不馮悉然為之苟盡然  
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  
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  
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為倉廩欲寔寔  
在利農利農在平糶為政為政在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  
以官以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馮傍轉以終其課則事  
善矣平糶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為匪他  
却功作之勤抑以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  
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為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  
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為指于此事誠有功益苟足防農皆務  
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馮止  
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為之雖少有廢而終計已大

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  
加功以塞其漸如何亦將合況萊苟善則役不可悉諸如此類  
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為可  
乃可興為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算輕重審權宜知可興可  
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動在垂統  
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為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不以者  
寔在善化之為要在靜因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為嘗傷  
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于陛下而自能者也至于仰蒙  
前緒所憑日月者寔在遺風繫人心餘烈輔幼弱而今勤所不  
須所以傷所憑均此二者可務孰急陛下垂恩迴慮詳擇所安  
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于孝文臣以為聖德隆殺將  
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祚有創業之勲  
矣掃滅強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  
所難孝儉之德冠千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  
之矣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晋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較  
功考事寔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  
美嘗辭其事寔然若所以資為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  
勲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  
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詔答曰得表陳封國之  
制宜如古典任齊刑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  
諸所陳聞具足知卿乃心為國也動靜數以聞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二十七  
晉段灼奏始中為議郎尚書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環圍而功之有不克者此天  
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棄  
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功  
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  
絃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昔者  
多難姦雄屢起攪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  
以為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二十八

諫靜部

規諫五

晉段灼奏始中為議郎尚書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  
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環圍而功之有不克者此天  
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棄  
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功  
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  
絃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昔者  
多難姦雄屢起攪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  
以為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

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  
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為愈明王聖  
主莫不先親後疎自近及遠臣以為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  
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不五悉遣之國為選  
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于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  
必撫下如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為晉魯  
衛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  
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強大自可預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  
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有削小漸使轉至萬國國亦後世之利非  
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羊之親外有諸侯九  
國之強故不敢動搖于今之宜諸侯強大是為大山之固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間者  
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操  
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  
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于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也由  
于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邦不和呂氏入  
周殷鑒在于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伐蜀慕  
取涼州兵馬羗胡徒兒計以重報五千餘人隨鄧艾討賊功皆  
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者  
封惟金城太守楊欣所謂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三十人自  
金城以西所謂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  
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

與懸由于甘餌勇夫死于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匕首振于秦庭吳刀耀于吳腸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分淑人君子其儀一矣臣以為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官孤不見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有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厚恩于臣足矣臣聞忠臣之于其君猶孝子之于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感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于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憾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憾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于竹帛此臣之憾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疴痺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地下此臣之憾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于家門此臣之憾四也憂之日忽以過冬之度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為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憾五也慙日月之所養恨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憾而歎息歸臨于路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寔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枝萐苒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凰未儀于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不敢華言而為倭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成卒妻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為不侔于

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為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為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耕語之書述敘前世成敗以為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稱世漢祖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猶以為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求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為相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河南天下諸侯朝覲者頌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稱並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眾受禪于靡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為漢獻即是古之堯自謂即是今之舜乃謂孟軻荀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代文刻石垂誡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所集之魏欲以同于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群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荀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治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者也由此言之荀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刀耀天旌旗蔽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于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制之而今諸王有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寔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

為漢獻即是古之堯自謂即是今之舜乃謂孟軻荀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代文刻石垂誡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所集之魏欲以同于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群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荀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治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者也由此言之荀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刀耀天旌旗蔽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于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制之而今諸王有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寔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

歷代姦雄之所闕闕逋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為譬如炮火厝于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悽悽亦願陛下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恩昆虫草木咸蒙恩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作踐祚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諂諂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何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于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

未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敗亡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義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所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議寔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直狂無使天下以言者為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孤死之義輒長取休歸近墳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遣息頴表言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聖王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于忠蹇賢相及諂佞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諛阿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

任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  
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  
舉然終至天地不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為相夏癸放  
于鳴條商辛梟于牧野此俱萬乘之主由滅身擒由不能屬任  
賢相因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  
于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  
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鎮覆湯之典刑于是伊  
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  
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寔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  
既衰諸侯並爭大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  
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出

流出門豈非任豎刁之過乎但一桓公之身馮管仲其功如彼  
任豎刁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是在所任可不審哉秦穆伯翳  
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  
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于西戎致五殺于  
宛市取丕豹于晉卿迎蹇叔于宋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  
故能世為彊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  
道化未淳死于沙丘胡亥乘雲用詐自立不能弘濟統緒克成  
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  
響應于是趙高逆亂閭閻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  
去帝為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為馬所以  
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



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于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為畫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為漢所擒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庸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為川驅魚者獺也為藪驅雀者鷓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于布衣提三尺之刃而有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為驅人也子孫承基三百餘年逮成帝委改舊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推大臣之節為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禹諂佞不忠挾懷私計徒低昂于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至忠矣而成帝尚復不悟乃以為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獄急烹之雲舉殿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為後世之戒亦何益于漢室之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為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莫過于莽此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

不可勝紀內外群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寔去華偽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天人之助以為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詆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霆以警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興不順時之命竟連伍之刑媚佞者親幸忠諫者誅由夷是天下忿憤外內俱發四海分離城池不守身死于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

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六合雲據劉聖公已立而不辯盆子承之而復敗公孫述又稱帝于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為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失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嘗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故古之明王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于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于兆庶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常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永終天祿恐為將來聖賢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

也憂亡者常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則本支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為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槩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受齊聖美于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滄浦震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採廣開貢士之路薦巖穴舉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塗塞耳自九品訪人誰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華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况居天下之廣土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化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群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故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思為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况有養人以惠使民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羗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廣募示以賞信

所得人民即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羗簡丁疆如法調取至于  
羗胡非恩義告喻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歲興軍度河  
未曾有變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勵要計重報是以所  
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羗胡  
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敘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桓不肯  
惜地而背盟况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  
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于重臣國祚移于他  
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于今國家大計  
使異使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  
後世子孫還自相并蓋亦楚人失繁弱于雲夢尚為未亡其弓  
也其于神器不他移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  
矣夫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若言其國皆  
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况有國者也將謂大晉世世  
聖賢而諸侯之裔常不肖邪則放勳欽明而有丹朱瞽叟頑凶  
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豈樹兵本廣開亂原臣  
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為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  
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臣以為諸  
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更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體秩並同天下  
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常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  
存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况乎巍巍大晉方將登太山禪  
梁父刻石書勲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伏興廢深為嚴防使著事  
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取其君不為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

自忘輕賤者也灼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為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稽紹為侍中惠帝初反正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于元首百司役于多士故文武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城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名無由兆矣

索綝為衛將軍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覆社二陵多獲珍寶愍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耶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分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待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兆葬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

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誠也

應詹為後軍將軍元帝大興中三吳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詹

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

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

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足國給人豈不難哉

古人言曰饑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無盜寇貧富並兼雖率陶

不能使強不陵弱故有國家者何嘗不務農穀近魏武皇帝用

棗祇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于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

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檢皆

已還江及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尤易宜簡易流人

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

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  
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  
西事故能使入表夷蕩區內緝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北  
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畧  
者遠以振江洛之形勢近以作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  
攸依專任農功令事有所寄趙克國農于金城以平西城諸葛  
亮耕于渭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

虞預為抗著作郎大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  
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缺戎翟及  
于中國宗廟焚為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中華無冠帶之人自  
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聖德先覺

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  
其寔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不著而陵遲之俗  
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為國之要在乎得才得才之術在于抽引  
苟具可用儻敗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傳巖徒以為相載釣  
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武  
于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于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  
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  
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克故牧野之  
戰呂望拔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獫狁為暴衛霍長驅故陰陽  
不和擢士為作三軍不勝拔平為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

以守四方孝文志在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  
公城于城拊衝之佐豈可忽哉况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  
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即冠竊之幸脫陛下登作威暢四遠故令  
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  
撫陳州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  
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淠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  
龕之小醜何足不滅然預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為  
防為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  
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咨之群公  
博舉于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勵使不顧命旁料况  
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觀  
供置然後勁力禮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  
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况臣得廁  
朝著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後為著作郎咸和初夏早詔衆官  
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遺誠誠信者蓋二  
儀之所以生植萬物人君之所以保又黎蒸是以殺伐擬于震  
雷推恩象于雲雨刑罰在于必信慶賞在于平均臣聞間者以  
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擯  
楚期于入重是以百姓放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為輕刑耐罪宜  
速決遣殊死重囚加以請寃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  
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衆官拜受祖贈轉相誇尚  
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沉酒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

昔殷宗修德以消桑林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惧盛德之君未嘗無青應以順信天佑乃隆臣學見淺聞言不足採

周嵩為御史中丞元帝以王敦勢盛漸踈忌王邁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恩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朝故無過任之議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術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呂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之范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重權終致尊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為國蠹者也如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籍封土

之強假累世之寵因閭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為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于閭閻時之望杖覽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勤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畧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後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將來之憾者也今王遵王廩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于忠索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隅興復舊物此亦群才之明豈徒陛下之力也哉今王建業雖建羯寇未梟天



下蕩之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沉淪妃后不反正  
委能任賢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  
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為安以䟽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任賢  
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效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  
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  
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寒心而哀歎者哉臣兄弟受  
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  
欲報之于陛下也古之明王恩聞其過悟逆耳之言以明成敗  
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慮寔上為宗廟無窮之計收億兆元元  
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䟽奏帝感悟故遵等獲全  
熊遠自元帝為丞相引為主簿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

立異議高下無狀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常典法  
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或一之法  
故能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  
時斟酌最為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于處事不用律令  
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  
臨事改制朝作夕更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閉咨委之大官  
非為非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  
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  
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  
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較議者若  
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此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

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  
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以權道物此是人君之  
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王者常徵文據法以是為斷耳是時  
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

郭璞為著作侍郎于時陰陽錯謬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  
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啟閉以觀雲物可以顯天人之說  
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有所占卦得解之濟按爻  
論思方涉春木王親德之時而為廢冰之氣來見乘加外陽未  
布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  
之皆為刑獄殷煩理有壅滯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  
日月者屬坎群陰之府所以招察幽情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

行之星而來犯天之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為法者也  
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  
跨<sup>年</sup>雖為金象沙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克溢怨歎之氣所致往

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于市而血逆流長  
漂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恠耶明皇  
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勤動無已陛下宜側身  
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譴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  
雨之災摧震薄蝕之變狂狡蠢疾之妖以益陛下盱食之勢也  
臣謹尋按舊劾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  
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為宗夫寅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  
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

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為宜發哀矜之詔引在  
爭之責蕩除瑕釁贄陽布惠使幽獎之人應<sup>生</sup>倉以悅育否滯之  
氣隨谷風而舒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  
竊觀陛下心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光于  
已昧廊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人殆不過此  
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澤未  
加于群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子未寧于上黔細未緝于下鴻  
雁之詠不興康哉之歌不作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  
先彰經國之畧未振而軌物之跡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感  
職次數改則覲覲生官方不審則批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  
渾比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

能遵公之一言倚清靜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  
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屬意刑名用純虧德  
老子以禮為忠信之簿况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為而為  
之不宰而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為堯舜者亦豈  
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為塵露  
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納聽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  
疏秦優詔報之璞文觀日有黑氣上疏曰臣前疏奏優詔報之  
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者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三  
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憂坎加離厥象不燭擬  
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抹而  
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薄繫良久乃

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  
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秋所陳未及  
一月而更有此變蓋明皇天留情陛下懇之之至也往年歲末  
太白蝕月今年歲始日有咎譴曾未數旬太肯再見日月告饗  
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善言熒惑退次光武寧  
亂呼沲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二之以德則  
休祥臻酬之以急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  
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所以克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群謗又上  
疏曰臣聞人多幸國之不幸救不宜數寔如聖旨臣愚以為子  
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  
救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誠非

徵臣所馮干預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輿  
誦于群心况臣蒙珥筆朝未敢不竭誠盡規

范甯自中書侍郎出為豫章太守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  
政貴平靜坦公亮于幽顯流子愛于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  
不憂乘休禿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者如此而已今四境晏  
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  
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以要復除生兒不復舉  
養鰥寡不敢娶妻豈不結怨怨人鬼感傷和氣恐社稷之憂積  
薪不足以為喻臣久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  
欲令心有餘憾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  
失竄又得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

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扶  
注本郡至于漸久人安其業丘壘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  
名而有安土之寔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  
閭伍之法離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為  
人類隸君子則有風土之概小人則有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  
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  
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任秦致稱春樂毅官燕見褒  
良史且今普天下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于今而獨  
不見况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  
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為盜賊是以山湖  
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為郡  
不滿千戶不得為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  
恤貧為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制無常或  
兼臺職或帶府官天府以統州以監郡以蒞縣如今一相  
領帖則是下官反為上司賦役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解  
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王之室宇皆為  
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理其為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  
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  
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  
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  
端以相免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烈士之祚豈應封外復置  
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夫人性無涯奢侈

由勢今並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  
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捕酒永日馳騫卒年一晏之饌費  
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賞美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  
而不耕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  
其業尚試其能否而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費人豈不繼  
踵而至哉官制適兵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  
辱及累

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  
以全國信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為尚  
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所  
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  
今宜修理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天折

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審之出非帝之意故所啓多合旨

周祇為國子博士義熙三年劉裕表遣劉敬宣率衆五千伐蜀  
祇書諫裕曰自義旗之戰所征無不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  
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頃五谷轉豐民飢無苦劫盜之  
患亦為弭息此誠漸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  
非為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  
萬有餘里沂沅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指成都徑擄譙氏者復  
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士殘荒野無青草成都之內殆  
無孑遺計彼得利與今行軍之費不相足補也而今往艱險雨  
雪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士其中疾病死亡  
豈可勝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今我往勞困彼

來甚逸若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饑色况今沂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漕不絕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衆叛愚謂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可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者矣夫為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修之家儲不虞正應以得死為限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直性命仰拔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謂竊所宋安關門之外非所宜豫苟有其心不覺披盡不從敬宣遂無功而還歿死者大半

宋沈懷文武帝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楊州移治會稽猶以星變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于邊州或罷或置既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帝不從

謝莊為侍中領前軍將軍大明中世祖出行夜還勅開門莊居守以榮信或虛報不奉旨頃黑詔乃開帝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效致君章耶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切恐不逞之徒忘生矯詐臣是以伏頌神筆乃敢開門耳

范泰文帝時以散騎常侍致仕元加二年表賀元正并陳旱災

曰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蘊日新以蓄德仰乾元以復祚吉  
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為虐亢陽愆度通州燥流異井同竭  
老弱不堪遠汲貧家殫于負水租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  
臣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革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  
疾疫其為憂虞不可備序雩禱之典以成會事巫祝常祚罕能  
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及祭其墓澍雨立  
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  
隆高構權忠恕之愛矜冤枉之獄進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  
紀令謗木豎闕諫鼓鳴朝祭華牧之言總統御之要如此則苞  
桑可繫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  
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大戊資桑穀以進德宋景藉災感以修善  
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修末俗者難為風就正路者  
易為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慶馮以聞達微誠少亮  
無恨泉壤永違聖顏拜表悲咽三年秋旱蝗又上表曰陛下昧  
且丕顯求民之瘼明斷瘡獄無倦政事理出群心澤謠民口百  
姓翕然皆以為過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  
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  
無益于祐苗有傷于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  
不崇自疹卓茂去無知之蟲宋均囚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  
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祭禮婦人有三從  
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  
尚矣謝誨婦人猶在尚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



亦能有所感激臣于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  
聖心已當有在禮春秋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  
在八年陛下經畧粗達意存民食人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  
里闕八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途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  
淹稽為戒不遠為患甚大學宮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度  
臣之區區不望目覩聖化竊慕子囊成邦之心庶免苟偃不瞑  
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祚反側書奏帝  
乃原謝誨婦女時災旱未已加以疾疫又上表曰頃亢旱歷載  
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寔為過差古以為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  
且臨朝無懈治道窮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  
以為上天之于賢君正自殷勤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  
過言動于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頒熒惑犯心而退非惟消  
災弭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未非同  
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  
興不思行興不行耳宋雖揖讓受終未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  
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主被殺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服  
喪氣佐命託孤之臣俄為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  
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興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  
今異用修方必壅大道隱于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蒂之  
術未洽于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者黔也臣頑且鄙不  
達治宜加之以篤疾重之以惛耄言或非是而復不能無言陛  
下錄其一毫之誠則臣不知屠身之所



周朗為建平王宏中軍錄事軍參孝武普責百官讜言朗上疏  
曰仲尼有言治天下者莫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悉舉在人  
蓋當世之世君不為之耳况乃運鍾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宗廟遭  
不更之酷江淮被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垂泣而秦漢餘弊  
尚行于今化崇于古却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燃之譬臣不知所  
以方然陛下既甚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畧薦凡  
治者何哉為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  
為政之道歟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  
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以書記圖律忠  
孝仁義之理廉讓恭勤之則授以兵經戰畧軍部舟騎之容挽  
疆繫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  
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  
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改置謀逆其心術行覆不足取者雖  
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其國學則宜祥夷古數部  
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  
寔民之命為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  
以穀帛為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  
萬里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亦不患其難今宜聽市至千錢  
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生之如此則墾田  
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  
堪滋養悉藝紵麻陰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惟植竹粟若  
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叙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

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次生之又取  
稅之法宜計人為輸不用以資云何使富者不竭仍令桑長一  
尺以圍為價田進一畝以度為錢屋不得瓦皆責貨寔民以此  
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茨椽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  
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新農則宜務削滌法凡為國不患威  
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廣之<sup>土</sup>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戰  
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尸竟邑屠將則覆車滿野海內遺生蓋不  
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役貧者但供吏死者勿望埋鰥居  
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成淹徭人妻老嗣絕乃淫奔所孕  
皆復不收是殺之日有數途生之歲無一理不知後百年間將  
盡以木草為世耶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法禁有殺子

之科設蜜娶之令然觸刑悲忍悼痛而為之豈不有酷其處耶  
宜令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生之雌雉可以  
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舊姑若待禮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官中  
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  
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  
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效饑饉人盈旬皆是不為其  
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父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為寇  
盜豈可得耶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于有司何酷至是且  
草木既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已厚苦蓋難資是其  
衣裘敗矣北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南所在皆穰有食之處  
湏官與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春賞爵一級不過千家

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田淮南多其長師給其  
糗糧凡公私游手歲發佐農令提胡盡修原陸並起仍量家立  
社地計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  
北悉使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  
幽涓靈區闔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歎歷下泗  
間何足獨憲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于胡  
矣若謂民之既從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  
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既華得坐寔  
戎寇自遠其為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  
北必非境復有者矣不亦重焉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  
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于賊不勞而邊

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躋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  
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人民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齊徐  
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持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  
以敗皆及此也今人之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  
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  
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既兵不可出車騎應蓄<sup>畜</sup>今宜募  
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為吏自此以進  
階賞有差邊亭徵驛一無發動又將者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  
幸而不忘筋力盡于戎役其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  
之勤驅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為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  
然似頗謬虛寔恣怒寔象垂臂而反唇者往々為部耦語而缺

望者處之成群凡武人意氣特易摧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皆為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者去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之祿將秩未克餘費宜闕他事員替長不應與淮可殺以鬼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老至期而罷賞延于嗣又緣淮城壘皆興復使烽火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莫允許遠夷貢至止于報答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事而非君湏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辨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漢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敷一至于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產計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恤嫉謗殘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

以革其風先有善于家者即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並中出故制同外興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哀苴之容蓋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息珠眠朝至亦甚敗乎凡法有變于古而刻于情則莫能順焉至于敗于禮而安于心必處而奉之何乃厚于恩而薄于善乎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及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玄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續集服累笥目豈嘗視身未時親是積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惰禮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

劇惑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象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塗金披綺醬酒霍肉者不可稱紀至有列輶以遊邀飾兵以駭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為險而卒造華恠即傳于民如此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寔治天下者嘗虛民之耳目既不可誑治之盈耗立亦隨之故凡厥廢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鑪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為兩一裙之長可分為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明民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度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寔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為節目金珀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技淫器則皆焚之

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變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禦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貿寔大小反稱徒云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徒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為式變名以適時為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淺官淺者秩輕纓冕綬珮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各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楊境而宅堯民上清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都江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為縣不得復用蒙恩之家為郡不得復遷勢族之老貴人王侯識未堪

用不應疆仕須合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  
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叅軍別駕從事然  
後為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比光武之  
子馬貴人使能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于後世不可忘  
也內外當與抑首之忿陛願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  
外之政寔不可雜若妃主為人請官其人宜終身不得為官若  
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誠難知也有深而  
言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竒而無由進或復  
見忌于親故或亦遭讒于富貴期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  
而辨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  
稱通經連史辨辭精數吏能將謀徧術小道者使獵纓危膝博  
求其用制內外與官之遠近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  
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察其擢唇吻樹頰駭動精神發  
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  
廉清之比疆幹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  
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于選貴呈之于相主然後處其職  
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沉  
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進人又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  
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患庸則宜進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  
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  
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于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其不及  
少矣自釋氏流教其未有淵檢精測固亦深矣舒引容濶既



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束修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  
侈飾車徒復假精醫術託雜卜數匹妹滿室置酒夾堂寄夫託  
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猶而倚靈假象背親傲君欺責疾  
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廣天  
地之間莫之糾察人不馮然豈其鬼與今宜申嚴佛律裡重國  
令其疵惡顯者悉皆罷遣餘則隨其藝行各為之條使禪義經  
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藝行  
本其伸心必能草腐人天踈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  
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遇綵而稱神者  
非可美其本源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  
請是亂不誅為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

甚今修堤以北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方糜財敗俗其可  
稱恨又針藥之術世寡復修診脉之技鮮能達民因是益徵于  
鬼遂棄于醫重令耗惑不及死天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  
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于媚神之愚懲艾媵理之弊矣凡  
無世不有言事未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  
蓋設令之本非寔也又病言不出于謀臣事不便于貴戚輕者  
詆訾呵駭重者死厭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都有黨錮之  
戮陛下若欲申嘗令修末典則群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  
則微臣在矣敢昧死以陳願陛下察之書奏忤旨自解去職  
南齊劉劼除尚書祠部郎不拜太祖踐祚劼入華林園談語  
謂劼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劼對曰陛下誠前軌之失

冊府元龜  
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車雖安必危矣既出帝顧謂  
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

劉思效為員外郎太祖初表陳謹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彫  
弊徵賦有增于往天府尤貧于昔兼軍驚屢動傷夷不復戍役  
殘丁儲無丰菽小民嗷々無樂士之色貴世之流貨寶之族車  
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趨高華生于山澤之人不敢採  
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損源尚未陛下宜發明詔吐德音布惠澤  
禁邪偽薄賦歛省徭役絕奇麗之賜塞鄭衛之倡變曆運之化  
應質乏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沛有鷓鴣之巢青丘為狐兔之窟  
聖害踰紀殘暴日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慙生  
耆老者左衽而恥沒陛下宜仰答天下引領之望下弔沉黎傾

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此  
即嘗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殘寇塵滅而已哉  
帝詔曰朕夙夜惟嘗思弘道義紓夢巖濱垂精管庫所食舊懷  
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劉思效或自至園丘或越在穴位  
並能獻書金門芻辭鳳闕辨章政體有協朕心今出其表外可  
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以加于賁終思效可付選銓序以顯  
謹言

崔祖思為給事黃門郎太祖建元初啓陳政事曰禮誥者人倫  
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為先世不習學  
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興亂禍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  
教不得以夷險革慮儉泰侈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

考績之效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空匱民力為之彫散能  
否無章涇渭混沆宜大廟之南弘修文序司農以比廣開武校  
臺州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  
廣克給若有廢惰遣還故郡殊絳奇藝待以不次士修其業必  
有異等民識其利能無勉勵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為頤帷身  
衣弋絺以韋帶劍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為露  
臺劉備取帷構銅鑄錢以克國用魏武遣女以帛帳東阿婦以  
綉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武帝以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  
綃蚊幃三齊苾席五盞盤桃花米飲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不  
無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  
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為樸寢頤則素木  
卑構簪器則陶匏克御瓊簪玉笏碎以為麩珍表繡服焚之如  
草斯寔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民染未革宜加甄  
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彫牆華輪卑其  
談謂馳會荒色長違清編嗜音酣酒守官不拘物識義方且懼  
且勸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  
去齊惟以獄市為寄餘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  
治獄之吏是也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  
研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欺狂必  
達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書漢末治律有家  
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繁譽文宣之  
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冤慶昌支裔槐衮相襲蟬

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成弘庭闕于訓刑之不  
肅抑此之由加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為廷尉  
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敬善其事未之  
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又曰樂  
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  
大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  
十一人正樂定員雖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  
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  
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度惟置鍾虡羽戚登  
歌而已如此則官免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為  
本談法者以刻削為體道教治世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  
以教化比雨露刑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  
禁止為國之關鍵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  
于不均罰不在重所困于不當如今甲功少乙功多賞甲而捨  
乙天下必不勸矣丙罪重丁青鞋罰丁而赦丙天下必不悛矣  
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讎  
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  
虛民貧廣田以寔廩國富民散堯資用天之儲寔極懷山之數  
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  
開汝潁而河汴委儲今將掃關咸陽題鏤龍漢宜簡役敦農開  
田廣稼特罷山地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  
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事記故君舉必書盡直策而不

汗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著作之宮起居而已述事之徒  
褒諫為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曰廢諫  
官則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微訪芻輿莫若推舉質直職思其  
憂夫越任干事在言為難當官而處亂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  
已已亦當以吞默慙人中丞雖謝成玄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  
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效  
也漢徵貢禹為諫大夫失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風職  
伐柯非遐行之即善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延秀往古  
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爾夫有賢而不知  
賢而不用之賢而不委之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  
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來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

自至矣帝優詔報答

梁賀琛為散騎嘗侍高祖時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  
遂啓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害一職居猷之任  
又不能薦一言切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  
臣所以當食廢餐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于後非所謀  
猷寧云啓沃獨緘胸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藁則焚脫得聽  
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慙愚一事曰今北邊稽顙戈甲解  
息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  
處凋流而閩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  
呼擾莫得治其政述惟以應赴徵歛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  
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

家于閩外賦稅益微乃至年嘗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  
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夫不恒吠故民  
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御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  
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所至驚擾深為民害驚困邑宰則拱  
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為貪殘縱有廉平猶為掣肘  
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業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  
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  
納隍之念無間于遐爾至于翺飛蠕動猶且度脫况在兆民而  
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顛顛惟注仰于一人誠所謂愛之如  
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電苟須臾病進藥豈  
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由風俗  
靡侈使之然也滛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  
方丈于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菓如山嶽列肴同  
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  
堂已同梟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畜  
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賤微人皆盛姬妾務在貪汗爭飾綺  
羅故為吏牧民者競為剝削致雖賢臣憶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  
以消散蓋由晏醕所廢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  
資所費事等丘山為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憾向所取之少今所  
費之多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滛奢者之凡百習  
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向清白安可耶得今誠嚴  
宜為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除彫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

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惡正恥不及群故勉疆而為之苟力所不至還憂其弊矣今釐其風而正其失易于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為前先正雕流之弊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為任弘濟四海以為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瘠之苦豈止日是忘機直分廢寢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寔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筭之人藻稅之子既得伏奏帷房便欲詭競求進不識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救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絜瓶之智擻分外之求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復多巧避蒞職者因而曠怠惠恩增姦寔由于此今誠欲責其公平之效試其黜過之心則上安下謐無擻求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其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或五年之中必能使國豐民阜若復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術管仲伯齊之由今計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所為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省其一及國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于後應多即事未湏皆悉減省四方屯傳邸泊或舊有或無益或防民有所宜除之有所宜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求取雖閔國計權其事宜皆湏靜息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

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殷阜不可得矣聚其財而務賦歛興造作則姦詐盜彌竊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強而畜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戎役薦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場無警若不及于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典底疲安能振其遠畧事至方圖所及矣言奏高祖大怒

後魏崔浩為祭酒明元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于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于胃昴趙代之分朕病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淹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為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隆德以除災

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慮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警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蚤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八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遊無為頤神養壽以進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生民有所歸則姦宄息望旁無覬覦此乃萬代之令典塞禍之備也今長皇子壽年漸一周明敵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玄太子以長禮之太姪若須並大成人而特倒錯天倫則生霜墜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豈不繇此帝納之



高允為著作郎太武問曰萬機之務何者為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方百里則為地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萬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三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愚饑年復何憂哉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

高祐孝文時為秘書令上疏曰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惟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勲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非才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祿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孝文善之

李彪為秘書丞上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疊之攷之思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老不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蕩荒用能光茂實于竹素播徽聲于金石臣屬生有道過無諱之朝敢循徃式竊揆時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於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園丘以詔孝則百神不乏享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納則儉德光昭矣殫宮女以妃鰥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振<sup>錫</sup>則大賚周渥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宣德惠以懷遠邇則華荒行舞矣垂至

德以暢幽顯則禎祥效質矣生之得所事之惟新魏之乎猶造  
物之成曲也然臣愚以為竹儉之道猶自闕始何者今庶人豪  
富之家習華既深敦撲情淺未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  
久莊制地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綺羅土木被紋繡僭度違衷者  
象矣古先哲王之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  
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逾大賤不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  
而人志定今時華相競情無嘗守大為消功之物又置費力之  
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雕文費力者廣宅高宇莊制麗飾是  
也其妨農業害女工者焉可稍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  
王政可為長太息者六此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  
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瘠而國有饑人今二皇躬行儉  
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華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  
大魏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  
為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於庶人宜為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  
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為習俗日久不可  
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漸昔子產為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  
田疇子產辟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  
年乃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  
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  
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為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  
矣既同鄭人是為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為終善哉夫  
尚儉者開富之源好奢者越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

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准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黃屋而乘輅輿此示儉于後王後王所宜觀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為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為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敝裘此示儉于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此言雖畧有達治道臣之瞽言倘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業盛然則祭亡主則宗廟無所享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語以為長去之法昔姬主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在嫡在嫡于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于黎烝是以在統生人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于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享年不永二在而亡之之與興其道在于師傳師傅之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傳成王教以孝仁義禮逐去邪人不使見惡又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為衛翼此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傳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見善士諂佞譖賊者為其左右此秦祚之所以促短也夫呈天輔德也豈私周而疎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爾昔光武議為太子置傅以問其群臣群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逸正色曰今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

置傳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之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逸為太子太傅漢明卒為賢主然則逸之傳漢明非乃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况乃生訓之以正道其為益也固已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下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此則遠矣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為子咎抑亦師傳之不勤尚書李祈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日躋及儲宮延育復親撫告日省月試實勞神慮今誠宜准古立師傳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勸勤稼穡盈蓄倉廩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嘗平以給之魏氏以兵糧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既云國無三年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矣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效如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乃達又于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納之豈有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以今况古誠可懼也臣以為宜折州郡嘗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于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

田以買官絹又務郎以取官粟年登則嘗積歲凶則直給又別  
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此人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  
贖贖雜物餘財帛中科給令其肆力以一夫之曰歲貢六十斛  
甄其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積穀而人足雖災  
不為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  
趙求樂毅之曹晉武廓定族吳蜀之彥臣謂宜于河表七州人  
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存之一可以廣聖朝均  
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  
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悞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誠重刑之至  
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以情讞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  
必垂惻隱雖前王之勸聽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  
臣切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嘗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  
以育三微後歲旱論以不可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  
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十一月有簡廩于芸  
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  
為正殷以為春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出始  
振夏以為春三微成者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  
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  
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奏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令京都及四方  
斷獄報重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  
時之憲猶或闕然今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微三誠  
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

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日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履纓盤水加劍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歸盡第自遣之日深重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思發至表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未見也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皂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爲其改容而禮貌之夷人爲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罵詈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此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則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孝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禮之主有若漢武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思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也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經之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離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至若有懼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嘗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怛之容子弟逃

刑父无愧惡之色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革衣冠猶飾  
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哉楚人滅江秦伯素服而示  
懼宋弘未舉桓譚免冠而謝罪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  
弟惟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哉二聖清簡風俗  
孝慈是先君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  
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恪引咎無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  
訢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勵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其七曰  
禮云臣有大喪居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  
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卽戎素服冠作刺逮  
乎虐秦始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  
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則  
未有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其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  
劉之世日尋于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典喪親  
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嘗聖魏之初撥亂反正  
未遑建喪之制今四海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  
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及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  
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纓同卽慶之醮傷人子之道  
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  
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但綜所司出納敷奏而已國  
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線從役雖愆于禮事所宜行  
也如臣之言少有可採願付有司別爲條制孝文覽而善之尋  
皆施行





南鄭克城則遣坤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  
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掾甲迄茲未已今復預差  
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循驚駭脫終攻不尅徒動民情連  
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吉密下刺史待軍尅鄭城然後差遣如  
臣愚見猶為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  
外孤據群賊之中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  
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招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  
所守志在吾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患敵已遠何遽於一城哉  
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可未民者惟漢  
北之與江外耳戾之在近豈急於今日宜待大開彊宇廣拔  
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為吞并之彗今鍾離  
壽春密迤未拔堵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尅者舍之而不取所降  
者招之而旋越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  
渠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中土地接寇壤方須大  
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卒之日衆以留守  
致相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為上帝從之  
高閭為中書令時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筭有事淮海雖  
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先所不學  
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  
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立宜盛世干戈安動疑  
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方

南鄭克城則遣坤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  
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掾甲迄茲未已今復預差  
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循驚駭脫終攻不尅徒動民情連  
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昔密下刺史待軍尅鄭城然後差遣如  
臣愚見猶為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  
外孤據群賊之中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  
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招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  
所守志在吾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患敵已遠何遽於一城哉  
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可未民者惟漢  
北之與江外耳戾之在近豈急於今日宜待大開彊宇廣拔  
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為吞并之奔今鍾離  
壽春密迤未拔堵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尅者舍之而不取所降  
者招之而旋越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  
若果欲置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中土地接寇壤方須大  
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奔之日衆以留守  
致相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為上帝從之

果欲置者

高閭為中書令時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筭有事淮海雖  
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先所不學  
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  
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立宜盛世干戈妄動疑  
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方

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歸心于國無用發兵  
遠入費損轉多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sup>若</sup>不如意當延日月屯  
軍聚費于何不用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反旆文明太后  
令曰六軍電掃有若推朽何慮四難也後閭為相州刺史時孝  
文遜都洛陽閭表諫言迂有十損必不得已請迂于鄴孝文頗  
嫌之南齊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尋四道  
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曰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  
誠心無宜輕奔帝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後又上表  
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  
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校于命則寧  
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  
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克  
北狄悍愚同于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  
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衆不能內通又狄散居野澤隨  
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逝不齎資糧而飲食  
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據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  
無嘗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聞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  
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皇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  
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後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  
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  
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六鎮之北築  
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有永逸之益如其一城惠及百

世即於要害往之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  
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获草盡則走終始必  
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  
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  
屬分為三軍三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  
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  
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氣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  
定兵之有嘗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  
戎作之具勅台北諸屯倉庫隨近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  
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漢北之狄若來拒之與決  
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  
然後散日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  
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  
月不足為多人懷未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相有五罷避防  
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  
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嘗游  
運永得不遣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任送之以禮怨之  
以情閭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安其大功足以兵力資其  
給用君臣相体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度可果是以忠  
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弥寵詔曰覽  
表具卿安邊之策此當與卿面論後又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  
春秋少雨飢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

舜引咎之德虜災致相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于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啓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濬哲贊世稽合三寸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于上九功咸序于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弥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飭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相蒸民之奸軌置隣党以穆之寃庶官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濟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諛言抑絕諛佞明訓以体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為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叙君德衰而彛倫斁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於其邦名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於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垂於天理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孝治則有如此之風許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慙懃引過事邁前王徙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為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理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為大損但豫備下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嘗典竊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念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平城之倉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飢甚者出靈丘丁館之粟以救其乏以安慰孤寡樂業保土使幽

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益其處開閼弛禁薄賦賤糶以消其費道路資其東西隨豐迎食貧富相贖可以免度凶年不為患苦又聞嘗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勅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為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然可集見因於都曹使明析庶獄者加究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務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嘗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勅有司依此施行出為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孝文攻鍾離未剋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招新附之民賜閭室書且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俯主屢為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暴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無非大舉興發後時本為迎降戎卒賓少兵秣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既寡東西懸濶難以益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招新附昔世祖以迴山倒海之威步輔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人攻而弗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士不闕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根源不塞根不拔雖剪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令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以自固多留衆運糧難可克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繇于泗口沂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業舟船素蓄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

冊府元龜  
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  
事不可濟淮陽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  
盱眙壽陽之樂且安士樂本人之嘗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  
為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  
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剋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  
者猶過數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後供  
圍歷時卒不能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熟水流方降兵  
刃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  
然進兵臨淮速渡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于伊  
洛蓄力以待敵譽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  
之鎮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還幸石濟闕朝於行

宮孝文謂閻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為幽王  
之災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于懸瓠以觀形勢然机不可  
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元所獲定繇晚一月日故  
也閻對曰人皆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  
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  
大獲者良繇兵少故也且徙都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尔庶事  
造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救四方臣願陛下當從容伊瀍優  
游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輯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  
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粟耳閻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  
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畧亦盡平豈可  
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况萬乘高

祖曰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閔曰漢之名  
臣皆不以江南為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遽高祖曰淮海惟  
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曰曰然則漢光武營  
朱延雋為中書侍郎宣武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雋上疏諫曰  
臣聞有堯文思欽明稽古為舜禮道墳典作聖漢光神啟軍中  
讀書魏武英規馬上旣籍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迂講代  
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斯乃  
前王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下道悟自  
深淵鑒獨得昇法坐於宸闈釋覺善於日字凡在聽矚塵蔽俱  
開然五經治世之範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  
必須先粗後精乘近即遠伏願經書玄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

固真俗斯暢

韓麒麟為齊州刺史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台官士人沈抑乃  
表曰齊士自屬偽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里自皇威  
開被并戒從省守寄闕任不聽士人監督竊惟新人未階朝官  
州郡局任甚少沉塞者多願言冠冕輕為去就愚謂守宰有闕  
宜推用豪望增置官員廣延賢喆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德  
安上庶或在茲朝設從之太和十一年京南大飢麒麟表陳時  
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儲大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  
勵百姓用能衣食滋度禮教典行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刈粟者  
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均賞寔百王之常軌為治之所先  
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



其飢况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今秋  
京都遇害穀價踴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惟陛下天  
縱欽明道高三五味且憂勤思恤民弊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  
是不服食蔑以為喻上垂災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  
不為明制長史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  
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富貴之家童  
妾衽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而農夫餽糟糠蚕婦乏短褐故令  
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墮於  
室麗服溢於露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  
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民婦僕素制天下男女計  
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台史歲一案檢勸相勸課嚴加賞罰數  
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于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  
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僅可給俸畧無入倉雖與民為利而不  
可久長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  
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甄琛為河南尹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四  
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  
武皇帝親自憤發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  
有經畧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  
止今遷都以來天下轉廣四方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  
備簡寇盜公行却害不絕此由諸方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  
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

陛下天山之堅木槃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禮尉即攻堅之利器非真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鈇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理正乃流外四品賤輕任碎多是不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奸百賦失理鄉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切大者或千戶或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奸徒高明遠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游附党連郡陰為布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為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是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况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人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恒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尔請少高里尉之品还下品中應还之者進而為之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請戒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為將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

游肇為侍中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水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徃若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向化者惟假官號真偽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祿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趨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卒不慎始悔將

何及討蜀之畧願俟後圖宣武不納又肇為黃門侍郎時盧祖  
在胸山肇諫曰胸山叢尔遐在海濱山湖下勢民無居者於我  
非急於賊為利故必致死而事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  
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多假令必得胸山徒  
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口也如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  
山愚臣謂此言可謂胸山久悍危樊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  
不征而自伏捐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後時解其利為  
大宣武將從之尋而祖敗

楊固為治書侍御史時宣武廣詢得失固上說言表曰臣聞為  
理不在多方在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  
戩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以  
立萬世之計奔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飡收三萬机  
躬親庶務使民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稅斂修學宮遵旧章貴  
農桑賤工商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之之  
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  
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礼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  
君之徽號暢問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志上與三皇比隆  
下與武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庶訪  
敢獻瞽言代願陛下留神少垂宥察

封回為都官尚書靈太后臨朝詔百官問得失群臣不敢言回  
對曰昔孔丘為司寇七日而誅少正邠魯國肅然欺巧自息姬  
旦行戮不避兄弟周道用隆徐偃專行仁義其國乃滅自古及

今未有不勵威刑而能治者頃來頗由長吏寬大侵制百姓盜賊群起請肅刑書以懲未犯太后意納之而不能用  
路思令為尚書右侍郎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惟祀與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克定至于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禹稷之輔得異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方為戰地何者動之甚易竭之甚難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愷統領亦皆效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于御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擡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相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及今羸弱在前以當銳強壯若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繕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迂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于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思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點陟幽明刑賞善惡蒐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強弓調矢勁謀夫既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彼叛逆之豎豈異礪肅谷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誠

王椿為瀛州刺史時有風電之變詔書廣訪說言椿乃上疏曰

伏奉詔書以風電厲威上動天聰訪說辭於百辟詢輿誦於四海宸衷懇切備在絲綸祇承兢感心焉靡厝伏惟陛下啓錄應期馭育萬物承綬旒之難運纂纘絲之危緒忘殫日昃求衣未明俾上帝下臨愍茲荼蓼永拚溝壑而滄浪降戾作害中秋上帝照臨義不虛變竊惟風者為號令皇天所以示威電者氣激陰陽有所交爭殆行令殊節殊急失中之所致也昔澍雨千里寔緣敬祀之誠災星三舍寧非善言之力譴不空發徵豈謬應誰謂蓋高實符人事伏願陛下留心曲覽垂神遠察禮賢登士慎齊審官推滯申寬振窮省役使夫丘樊林藪之產畢居朝右儀表丹青之位未或虛加圓土絕五毒之民揆日而息千門之費蔽廊署無不遇之士松心博獨荷酒帛之恩則物

見昭蘇人知休泰徐奏薰風之曲無論鴻雁之歌豈不天人幸幸甚鬼神咸忭

李瑒字踞羅為高陽王主簿于時民多絕戶為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尊將來迹用既殊區流以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莫莫甚焉定能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為備矣安有棄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夫君子無故不游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將禮咸秩無文而告朝朝廟不親于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游苑躍馬

騁車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殫不思之業損巨費於生民滅祿  
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  
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稔愚謂從朝夕之  
因永祗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  
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禮親紆朔  
望之虔釋典成均竭力千畝明發不昧潔誠裡裸孝悌可以通  
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  
信心如來道絲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微  
僧寺不急之華復還百官久折之秩已與之構務從簡約將來  
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况今南服未靜衆役乃煩  
百姓之情多方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慈孝比屋而是沙門矣

臣學不經遠言多猛浪忝職其憂不敢默尔都統僧暹等恣瑒  
鬼教之言以瑒為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白理曰竊欲  
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為訾毀且鬼神之名  
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為鬼天地曰神祇人  
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曰能事鬼神禮曰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為堂、幽者為鬼教佛非天  
非地本出于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為鬼愚謂非謗且心  
無不善以佛道為教者正可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  
為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犹罰瑒金一兩

張普惠為諫訖大夫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許奏復徵綿  
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聞復高祖舊典

所以忻惟新但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抑惟高祖廢大斗去  
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  
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  
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薄賦之饒不適於線麻而  
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于上億兆樂于下  
故易曰悅而使民志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漸長濶百  
姓嗟怨聞于朝野伏惟皇太后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  
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  
其所弊存其所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者也尚書既知  
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幅易言民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  
棄已行之成詒追前之非逐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克國用  
不思庫中大布綿麻而群臣共竊之愚臣以為於理未盡何者  
今宮人請制度造衣服必度寸秤量絹布匹有尺丈之盈猶不  
許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刺大無益之貨勿重于時虧德之器  
勿陳于側則民知德矣臣又聞之為治之要在於選齊若差之  
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訖足以古之善為  
治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才以授其  
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才用當其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  
舜遜齊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民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史  
官尅日蝕預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礼上踰陳之又表論時政得  
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粗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  
訟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典滅國繼絕

世勲親之胄所官收叙正光中詔遣楊鈞送蠕之王阿邦環還  
因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臣聞乾元以利貞為大非義  
則不動皇王以博施為功非類則不從故能遂萬物而化天下  
者也伏惟陛下聰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晏蠕之  
構害於胡垂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  
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  
民以悅其志恭己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與師郊甸  
之內遠投荒塞之救累世之勅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惟亂門  
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為凶  
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自登之後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  
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以為不可請斬之千古以為美况今

旱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為將而欲定蠕之  
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郡環投命皇朝指之可也豈容困疲我  
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小邦  
國而有懸胃之奔今蠕之喪亂後主既立雖云喪止奸虞難抑  
脫有井陘之虜楊鈞之內其可食乎高車蠕之連兵積年飢饉  
相仍湏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奔而并之此卞莊之高畧所  
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為也  
正與今奔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兩疆並與  
大眾脫狂狡構問于其間而復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輔專  
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郡環之不還  
負何信義此机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書所經過不敢



不盡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虜自滅之形可以為殷鑒伏願  
輯和萬國以靜四境混一之期坐而致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  
採匹夫之智願以呈獻表奏詔答曰天窮鳥歸人尚或與惻况  
郡环嬰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與喪有  
國大義皇魏堂々寧廢斯德後主乱亡似當非謬此送彼迎想  
無拒戰國宜表朝竿已深决卿深誠厚慮朕用嘉哉但此段机  
畧不獲相從脱後不逮勿憚正言

樂運為萬年縣丞高祖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既至高祖謂運  
曰卿來日見太子否運曰臣來日奉辞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  
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高祖顧謂憲等曰百  
官佞我皆云太子聰另睿智惟運独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

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状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  
之則伯豎貂輔之則乱謂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也高祖曰我  
知之矣遂妙選官官以輔弼之仍起拜運京兆郡丞宣帝時數  
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按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  
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游觀焉若游觀則當惠以悅之也  
尚書曰眚灾肆赦此謂過誤為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吕刑云五  
刑之起有赦此謂赦起從罰之起從免論語曰赦小過各賢才  
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傳天大赦之文逮茲未業不師古訓  
無益於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瘞  
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有云  
惟愿無赦王符著論云赦者非盛世之所宜有大之尊豈可

冊府元龜  
赦施非常之惠以肆奸究之惡乎帝不納  
北齊唐邕為侍中使武成帝幸晉陽帝至武軍駟因醉責虞侯  
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以為若非酒行戮族誅人無所怨假使  
有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橫訟范因得免死  
王紘後主時為散騎嘗待武平初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  
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邊宜迂九州中男強弩女據要險之地  
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過記功敦骨肉之  
情廣寬仁之路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已復禮以成美化天  
下幸甚

後周樂遜為左光祿大夫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  
上封<sup>事</sup>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條切于政要其一崇治方曰竊

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  
令年期既促歲責有成益謂猛濟為賢未甚優養此政既成後  
者復然夫政之正民過慧則刻薄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  
敗急酷民非赤子遇之宜在舒緩得衷不使勞擾項承魏之哀  
政人習逋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宣風改俗納民軌  
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為迫切至于與邦致治事由德  
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典文武政穆成康自  
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  
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然關東  
諸州淪陷日久塗炭之後當暴息肩若不布政優<sub>二</sub>聞諸境外  
將何以使彼勞民就歸樂土其三省造作曰頃者魏都洛陽一

時教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居服器玩皆向奢靡世逐浮競人尚澆薄使禍亂交與天下喪敗比來朝廷器服稍華百工造作盡務竒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凋弊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以二者為飢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為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用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為務使國儲豐盈大功易立其三明遜卒曰遜曹賞錄勳貴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還置猶集鄉閭况天下遜曹不取物望若方州列郡自可內除外付

曹銓叙者既非机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祿為重檢身履行以纂修為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遜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其四重戰伐曰魏祚告終天眷在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改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譬况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合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為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詩云得則不兢何憚于病惟德可以庇民非恃強也天力均勢敵則德者盛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寬仁彼為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傍流人思有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曰按礼人有貴賤物有差等使用者節品類有度焉后為天下

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李孫相三君矣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厲俗也比來富貴之家為意稍廣無不資裝僕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炫曜街衢乃使行者輟足路人傾蓋論其輸刃公家未若介冑之士然其坐受嘉賞有逾攻戰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清德必其儲蓄之餘孰與矜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愛也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諷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然下雖念存物欲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為未盡何者取人愛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黎季明武帝時為外史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僚極言得失季明上書曰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

宣王大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兆庶方今農要之月時雨犹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子愛群生觀禮百神未敢豐洽者豈誠作事不節有違時令卒錯失中倘邈斯早春秋君卒必書動為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少水谿澗水絕五行傳以為先是發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誠倘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

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年昇可覲子米非晚  
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  
秋多雨水年復不昇民將無覲如又若飢為慮更甚是時豪富  
之家競為奢侈季明上書曰臣聞寬大所以兼眾慈愛所以懷  
眾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  
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搖招東  
指天下識其春人君而德率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宇品  
物咸亨時乘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治之  
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蕘置鼓樹木以求其過頃者亢旱逾  
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人瘼同禹湯之罪已高宗景  
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克已節用慕質惡華此則尚矣然  
而朱紫仍耀于衢路綺縠猶侈于豪家短褐未克于細民糟糠  
未厭于編戶此則勸道之理有所未問故也今雖導之以德濟  
之以刑風俗固難於一矣昔文帝集尚書之囊以作帷惜十家  
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宮室之飾不  
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  
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今夫魏氏衰亂之後貞信未興先  
尊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洪都之小藝焚雉  
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于時虧德之器勿陳于側則民知德  
矣臣又聞

盧愷為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  
愷進諫曰冉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勅欲以老牛

享立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





